

<<我的书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书房>>

13位ISBN编号：9787806656228

10位ISBN编号：7806656227

出版时间：2005-5

出版时间：岳麓书社

作者：董宁文 编

页数：2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我的书房>>

内容概要

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

没有书房，书还得读。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

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

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千珍籍被囚禁一室。

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

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

有书读，那就好，要什么书房。

遥想元明之际，王冕牧牛读书，陶宗仪耕田写作，不但书房，连书桌也没有。

晚明归有光少年有书房，名叫项脊轩，有一篇《项脊轩记》，读中学背读过，艳羨他。

他生在官宦人家，所以享有书房。

寒门子弟居处逼窄，休想。

不过，茅檐瓮牖之下历来都有才士颖出，以验证不公平的世道仍有公平在焉。

旧社会再黑，也给读书人留了一条出路，使斯文一脉得以延续，薪火不绝。

最可怕的是二十世纪的十年文化浩劫，珍籍搜掠殆尽，无书可读。

拿一本书给你，你也不敢读，装憨作傻，胼手胝脚，或有助于偷生保命。

莽莽神州，此时仅有极少特权新贵如姚文元者，以及他手下的棍子们，能够徜徉于书房之内，翻档查籍，以构陷天下的臭老九。

什么书房，我诅咒它！天道好还，黑暗终有尽头，隧道终有出口，命大不死的老九们终于爬出洞来，抬头见到天日，且有自己的书房了。

当然，有的精致些，有的简陋些，不一。

好在“鸛鹤所栖，不过一枝”，都不在乎这个。

精的固佳，陋的亦不坏。

所憾者壮岁不复返，其间七老八十“春秋鼎盛”的在本书内已占绝大多数，而“富有春秋”的如伍立杨、刘俊也满四十岁了。

愿我读者拭目看个仔细，这是一群天鸡，登金陵之凤台，啼文化之清声。

事关风雅一脉，非徒娱入耳目。

“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声动金石，旨在呼唤大光明，瞻望新时代，而不是在各赞美其鸡窝，如胥靡小知者之沾沾自喜也。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三年前搬家到大慈寺路，总算有了专用书房（从前那个兼作睡眠与会友之所）。

就怕自己驽骀成性，日无一得，对不起高书橱和大书桌。

川剧《做文章》那个少爷逃学，三年才读完一本《百家姓》。

叫读《论语》又认不得日字，惊叹道：“噫，三天不进书房，日字就长胖了！”我当引以为戒。

<<我的书房>>

书籍目录

五十八个人写书房 董桥序“我的书房” 流沙河我的书斋 绿原说说我的书房 谷林我的“静轩” 李文俊我的书斋 何满子我的“书房” 丰一吟有书无斋记 周有光关于书房 戈革田问秋思 潘旭澜书房礼赞 范用十全书室小记 朱正我的书房 高莽愧对书屋 田原星屋小记 金性尧我与书房的情感 苏叔阳邃谷楼记 来新夏我的“知足斋” 纪申流浪艺人的书斋情结 黄宗江我的书斋 牧惠我与书房 止庵且说蜗牛居 戴煌我的书斋 许觉民我的书房 邵燕祥午梦斋 刘二刚我的书房 许渊冲我的书斋 朱健萱荫阁沧桑 屠岸知道往哪儿去坐,也会安下心来 马振骋我的书斋 王湜华我的书房 周退密碧空楼与天问楼 舒芜寒碛的冬青书屋 卞孝萱我的书房是分散性的 张威廉书房散墨 伍立杨闲话书斋 谢蔚明睡斋 刘俊我的书房 王辛笛我的多功能厅 方成“书斋”垮了 辛丰年小小书房敝帚自珍 吴岳添老牛堂依旧 王春瑜从无到有话寒斋 柯文辉如斯书房 李福眠吴祖光冲进我的书房 车辐藏心书屋琐记 姚以恩我的书斋 黄裳半榻书屋 韩羽书房有张床 谢泳不才从小有书房 韩石山全功能厅 庞朴堆书的地方 陈四益书房 王稼句我的书房 杨绛我睡在书房里 赵衡书斋有无中 宋词好书房设在家外 陈克希我的书房 陈子善偷懒的地方 彭国梁我的书房 龚明德一大乐事在书室 流沙河我的“何足道斋” 何卫东编后记

<<我的书房>>

章节摘录

直到两年前，我才有了一个可供堆书的空间，虽然这地方“四通八达”——有四个出口，但毕竟只是放我的书和书桌，称它书斋也无不可。

在这之先，虽有堆书的地方，但依其主要功能，称之卧室或餐厅(家乡话叫吃饭间)更副其实。

我写《新百喻》，大多是在床边的缝纫机上或饭后的餐桌上。

今昔相比，也就算天上人间了。

我不是雅人，所以并没有什么斋名之类。

有限的墙面，都做了书架，就算起个什么斋、什么堂、什么室的请来名家的法书，也无处悬挂，因此索性付诸阙如，不费那个神了。

书，总是聚了散、散了聚，但这二十多年，居处稍定，没有抄家的担忧，又有买书的癖好，所以越聚越多，有了堆书的空间也嫌不够，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内外两层、书上擦书，弄得要找一本书，爬高落下，里外翻腾。

这也算是一种运动。

我的书，没有什么珍本秘籍，明刊宋槧固不必说，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也都是拜长者所赐。

自己买的，大抵都是觉得有用、市面也常见的，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常有拣选罢了。

比如古籍，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校注本若有多种，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以主编者的年龄，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

这样拣选，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

有年轻的朋友来闲谈，常常问：“这些书您都看过吗？”我只好老老实实回答说：“有些书是备查的，如工具类，不会从头到尾去读它；有些书曾随便翻翻，知其大概，并不曾细细读过；有的书看到一半，索然无味，插架之后不曾再动过；有的书因为喜欢，把它买来，准备有暇的时候再去看的。

当然，也有的是细细读过并不止一遍的。

”有一个书柜里的书，特别珍视，那都是师长和朋友赠送的著作，在书籍本身的价值之外，还包含着一份浓浓的友情。

坐拥书城，被认为是人生得意之事。

我的书虽成不了“城”，一张书桌却也被团团围住，但我毫无得意之感，只觉得人生苦短，要看的书甚多而能看的书甚少。

晋人阮遥集喜爱木屐，家中富于收藏，常常吹火蜡屐。

但他感叹道：“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呢？要那么多干什么。

面对许多一直想读而终于尚未读的书，我也有“未知一生能读几本书”之叹。

哪一天，如果失去了阅读能力，生活将变得多么难耐。

庄子放达，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而随无涯，殆矣。

但我想，人总是要“殆”的。

与其在歌舞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殆”，不如在逐无涯之知中“殆”，因为那毕竟让人充实。

所以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我这块不大的堆书的地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